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三十六回 立界表重尋舊雨柳沾泥 露真情一度春風花結子

明日，少青使橫峇鄉長趙春桃及其婿蒙伯衡、白狼鄉長范百花及其婿趙公則，各率本鄉鄉勇，合兵千人至唐埗鄉與紹人分界立石，表於楓林之東。唐埗鄉長山維周率鄉勇迎接，見春桃大驚。春桃笑曰：「鄉長別來無恙。」維周見是女鄉長，只得諾諾的，朦朧應著。逮紹兵退後，春桃教范百花夫婦先回烏溝繳令，使伯衡屯兵鄉外，單騎入鄉，拜見維周。維周迎入府中坐未定，春桃曰：「鄉長亦記得從趙郎挑行李的僕夫春桃麼，即某是也。」維周疑惑的上不是下不是，沒奈何，答曰：「鄉長前是男妝，今は女子，何也？」春桃曰：「我的夫人春柳呢，某與他說了，才與鄉長說。」維周歎息曰：「鄉長猶記掛春柳麼，前一月已病故了。」春桃不覺放聲大哭。維周慌的不知怎的，又不敢說甚麼。入內對夏夫人及翠屏說知，各驚愕失色，只得出廳事會見。春桃銀鎧繡裙鳳冠雉尾，較扮男人時肥白了好些，仍在這裡嗚嗚的哭著。翠屏斂衽曰：「鄉長何故痛哭？」春桃見了翠屏，慌忙回禮，拉著翠屏的手曰：「姑娘，我的春柳姐姐為甚麼丟著夫人不做，竟死去了。」翠屏曰：「自從鄉長去後，他記掛著便害起病來，醫治不痊，前一月才死去的。死者不可復生，左不過是姊妹行，何苦為他過哀呢。」言次，心裡橫豎的想道：「他既是個女人，洞房這一夜卻怎的，難道未曾甚麼。若真個未曾甚麼時，春柳這丫頭是個最好事的人，多少埋怨，不惟不怨，反恩愛得如火一般，一納頭死去。」思來想去，終不信是個女人，因拉著春桃進臥房裡，笑曰：「我為鄉長解了這甲，好慢慢的說話。春桃自除了那雉尾的鳳盔。翠屏一手為他解甲，一手向他胸前一捫，捫著那胸前饅頭也似的凸將起來，始信他真個女人，因趁勢捻他一捻。春桃笑曰：「姑娘為何調戲某。」翠屏以紅巾掩口而笑。忽見丫鬟以花漆盤，托著香茶進臥房來。說曰：「請鄉長飲了茶，過夫人邊吃酒，夫人等著哩。」春桃才應允，翠屏又笑曰：「鄉長的雌夫人已經無祿，何不續娶個雄夫人，以溫枕席。」春桃曰：「已娶個雄夫人了。在鄉外紮營的，便是了。」翠屏曰：「可有雄娘子麼？」春桃拍著翠屏的肩曰：「雄娘子某倒要娶一萬個。不似姑娘專守著趙郎的。」翠屏聞說到趙郎，不覺愁上雙眉，眼盈盈欲淚。正欲向春桃備問蹤跡，只見夏夫人帶著幾個丫鬟迎請春桃赴席間，說些趙紹分界之事。又曰：「某與夫人都是顏莊公少青立的，夫人知麼。」夫人曰：「不知。我們是小婿趙無知立的，為何說到顏公。」春桃曰：「夫人是不知的，難怪難怪。你趙郎先娶這個可奶娘就是顏莊公了。立山鄉長的主意，原定自他。」夫人、翠屏各驚得呆了半晌，手中的酒盞幾乎墜將下來。夫人曰：「這些時，顏公男人偏扮做女子，鄉長女子偏扮做男人，近來的事世這般顛倒，呵呀！是顛倒得沒法兒了。」